紅樓真夢/3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五回　水廊月影卜夜聯吟　露幌花光留春展宴

下一回▶

露幌花光留春展宴

話說會真園裡

眾姐妹們，在小瓊華涵萬閣下憑欄賞月。史湘雲初次來游，又是喜歡，又是傷感，對黛玉說道：「那年中秋聯句如在目前，我平常想起只怕今生今世沒有這個樂了，不料還有今日之聚。

你們都有了歸著了，只我尚在塵世苦海之中。這一回去，說不定幾時再來呢！」言罷，不勝慨然！黛玉道：「你幾時要來，我就去接你，這有什麼難處。若想聯句更容易了，咱們眼前就有五六個人，二姐姐雖不大做，也還可勉強。比那回咱們倆彼此對壘，就強得多了。」

寶玉聽了大喜道：「我就取筆硯去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又忙的是什麼？從來聯句最難得好，咱們也做了好幾回，雖有佳句，通首總不一律。還要算中秋那首是好的，可是妙玉湊的居多。今兒又是對月聯句，印板的文章，有什麼意思？還不如各人分韻呢。」迎春道：「聯句分韻都好，只別拉上我，還當我的謄錄罷。」湘雲道：「寶姐姐畢竟名

心太重，咱們隨興湊幾句，又不要刻集流傳，好不好有什麼關係。況且，前後賞月情境都不同的，若一個人只許做一首對月的詩，那老杜為什麼做了『落月滿屋樑』，又做『今夜鄜州月』，你五個字，擠也擠出來了。」尤二姐道：「我小時候念唐詩，有一句『海上生明月』，就仿那意思『閣上看明月』罷。」湘雲道：「這就很好，倒像個會做詩的。二姐姐你對上一句，再湊上一句，就沒有你們倆的事了。」迎春笑道：「湊什麼呢？我可只有十個字『欄前俯碧溪。垂空星影沒』，再多一個字也沒有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快取筆硯寫上罷。不然，歇一會兒就會忘了。「晴雯在旁說道：「閣子裡就有文房四寶，我剛才瞧見的。」說著，便走進閣內取了出來。寶玉揀了一張五雲箋，就月光下把那三句寫出。頭一句注上一個「尤」字，次二句注上一個「紫」字。湘雲道：「這該蘅蕪君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真是兵法部勒，令下如山。」想了一回，念道：

撲地樹陰低，分舫歌弦載。

黛玉道：「好個『撲地樹陰低』，確是月下實景，第二句接得也好。」寶玉照著寫了，注了「蘅」字。又對黛玉道：「你別盡著閒批評，這底下就該著你了。」黛玉望一望閣前風景，隨即念道：

安爐茗具齎，簾開圍菡萏。

湘雲道「『簾開圍菡萏』五字如一幅畫兒似的，非瀟湘妃子，不能有此妙筆，只是難對。」又沉吟一回，方念道：棹過划玻璃，四面煙霏合。

寶玉都寫了，自己續道：

千尋斗柄齊，境疑通玉宇。

黛玉道：「那有這麼高呢？這就該打。」寶釵道：「句子雖不見佳，還不算大毛病。且放著，隨後再斟酌罷。」香菱接著道：

人喜集璇閨，臨水先移榻。

黛玉道：「你這句倒是實話，也還新穎。」又接著吟道：

連花欲隱梯，雲階聞細語。

寶釵道：「兩句都好，難為他怎麼想到，又做得如此細膩。「湘雲笑對寶釵道：「我替你說了罷。」便吟道：

霧幌慰分棲。

寶釵道：「你何必學那輕嘴薄舌呢，我替你續一句解解穢罷。」即吟道：

銀海搖瓊浪。

寶玉笑道：「你們做得太快，我這枝笨筆怎麼追得上？」說著，趕忙寫完了。又是香菱緊接著吟道：

珠簾拂彩霓，談深憐去住。

湘雲道：「出句意思更深，可見近來大進益了，只怕我還對不過呢。」

迎春先和尤二姐倚欄看月，此刻走過來，見寶玉趕著謄寫，急得滿頭是汗，便道：「寶兄弟，我替你寫罷。這本是我的事，你如何干得來。」寶玉如得救星，連忙站起一伸懶腰道：「今兒才知道譽錄也不容易當的。」一面迎春便坐下接寫。只聽湘雲吟道：

興至愜招攜，夢趁遊仙枕。

黛玉忙接吟道：

情如刮目蓬，攀幽隨野鶴。

湘雲道：「你這句也溜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也要說些別的，淨扣住了賞月，可有多少生發呢？」香菱道：「我接一句罷，照影笑寒醫。

你們看用得用不得？」寶釵道：「這句不但好，連上句也救活了。有了『照影』二字，就扣著賞月，真見出工夫。」香菱笑道：「我也是碰上的，剛瞧見水裡有兩隻水鳥

的影子，是他幫了我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倒要好好的接一句，我想五個字是：

籟淨諸天近。

你們看可好？」湘雲道：「好可是好，只是有點和尚味兒！」黛玉笑道：「雲丫頭，我倒要問你，那和尚是什麼味兒？

你怎麼捉摸出來的？」湘雲笑道：「顰兒這嘴真真該打。」寶釵接著吟道：

煙橫半鏡迷。雲中青桂嶺，

黛玉道：「上句真刻畫得好，出句可又溜了。」寶釵道：

「長排也得有些色澤才稱呢。」湘雲不等黛玉接吟，便念道：

渚外綠楊堤。

黛玉忙接道：

河漢生微峭。

湘雲又接道：

漣漪絕點生，流光移鳳柱。

寶釵笑道：「你們這樣搶法，別人就不用聯了。」香菱笑著續吟道：

溥露沁鸞襪。

寶玉指著玉帶橋邊一隻船，正往這邊撐過來，笑道：「這時候還有什麼人趕來呢？」黛玉道：「別是老太太也趕來賞月，咱們的詩就做不成了。」香菱笑道：「出句我也有了，是：

橋迴通靈鷁，

湘雲笑道：「這只船又幫了他。」寶玉道：「好姐姐，好妹妹，讓我接罷。」念道：

村遙隔曙雞。樓台涵遠近，

黛玉笑道：「搶著做也不見好。」寶釵又接吟道：

嵐靄界東西。

正要吟下去，只見好只船已撐近了。原來鳳姐鴛鴦二人都在船頭坐著，寶玉見了忙喚道：「：鳳姐姐，鴛鴦姐姐，你們也高興賞月來了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我們那是賞月呢，老太太叫我們來抓你的。」

一時船攏了岸。他們二人上來，慢慢從月地走到閣上，說道：「這裡看月真爽亮，你們倒會樂，老太太可不饒你們。白天人少了，那桌牌差一點湊不上，好容易把三姨兒請來，才勉強湊上了。剛才擺晚飯，老太太又說：他們為什麼都不來？一定又到那裡玩去了。寶玉是貪玩的，史丫頭大遠的來了，也只顧玩，不到我這裡說說話兒。你們去知會他，明兒可不許走，我還要和他們樂一天呢。」鴛鴦道：「二姨兒又不在這兒，可上那裡去了？」迎春道：「他的晴雯紫鵑幾個人都在閣子裡說話兒呢。」鴛鴦便走進閣去，大聲道：「你們這裡有新二奶奶麼？大奶奶來了，還不快出去接去。」尤二姐和晴雯諸人都嚇了一跳，晴雯笑道：「鴛鴦姐姐，你這時候不睡大覺，來這裡嚇唬人玩？」鴛鴦道：「真的鳳二奶奶來了，誰說瞎話呢。」

尤二姐忙至廊下見鳳姐，鳳姐笑道：「你又不做詩，盡在這兒幹什麼，跟我先家去罷。」湘雲笑道：「誰說他不做詩，剛才也做了一句。今兒連你也得做，不做可不許走。」鳳姐笑道：「你們推我做監場御史，又瞞著我私自起社，我不罰你們也就罷了，還要迫著我做詩。」湘雲道：「你上回那句『一夜北風緊』就不錯，今兒再來一句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別看我不會做，倒還會抓，抓來的就算。剛才在船上看那水底下的月亮，如同一顆大珠子似的，就抓一句『水底珠光亮』罷。」黛玉道：「這也很新鮮，家裡沒人就是他罷。」寶釵道：「只把那『亮『字改成『朗』字，便是好詩。」鳳姐又坐了一會，笑對黛玉道：「我們要家去了，你們也早點歇著。人家大遠來的，一刻千金，那像你朝朝暮暮呢！」黛玉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！寶姐姐還不撕他那張嘴。」鳳姐大笑，喚出鴛鴦，

帶著尤二姐，一同坐船去了。

眾人送至岸旁，看那船開去，重回到廊子上。那時月輪如水，照著層欄高閣，真似瓊樓玉宇一般，各人衣裳上都像加上一層銀粉。侍女們拿出點心，大家各揀愛吃的隨意用些。湘雲笑道：「咱們吃過點心且不表，再整對月聯句的人罷。」迎春把「水底珠光朗」一句也寫上，注上一個「鳳」字。寶釵道：

「那柳樹底下黑魆魆的，是什麼東西？」香菱看了許久，道：

「那是兩隻鶴在樹底下睡著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我倒得了一句：

林陰鶴羽睡。

黛玉笑道：「你又跟菱嫂子學的，隨處觸機。這句詩倒很好，我贊你一句：

心閒觀物妙。

何如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也贊他一句：

思雋會天倪。

寶玉笑道：「你們淨是鬧著玩，那是做詩呢？我正經做一句：

抹粉如臨鏡。

把你們臉上的月亮粉都寫了出來，這才貼切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還是正經呢。」一面接著吟道：

添衣欲借綈，凹晶懷舊賞。

黛玉道：「這裡露水太重，我也覺著涼，真該加衣服了。「寶玉連忙去尋晴雯紫鵑，取出夾羅衣裳，服侍釵黛二人加上。又把敷餘的夾紗背心借與湘雲，湘雲穿了。吟道：

群玉換新題，酩酊慳呼盞。

黛玉笑道：「雲丫頭沒酒吃，發牢騷呢。」寶玉道：「酒早預備了，你們何不早說。」忙叫侍女們取了幾只碧玉蓮葉杯，把萬豔同杯的酒，一一斟滿。先遞與湘雲喝了，然後分遞與眾人，寶玉也喝了半杯，續吟道：

綢繆憶佩觴，漏深窺宿燕。

湘雲笑道：「次句忍俊不禁。我們快些湊完了罷，別叫主人討厭。」黛玉打了湘雲一下，道：「你這人……」說至人字，又咽住不說下去。香菱又接著吟道：

春邈感鳴鶗，療渴鸕鷀。

寶釵也吟道：

聯輝翡翠笄，仙心休斲桂。

黛玉笑道：「你們專用些詞藻來填，未免浮泛，倒要紀實幾句，才搬得過來。」便吟道：

狂興若爭梨，寶瑟停歌女。

香菱道：「可不是。他們唱的也歇了，你看那個侍女歪在那裡，多半和夢婆婆見面呢。」笑著吟道：羅帷倦侍（女奚）。

眾人聽著都笑了。香菱又續吟出句道：

箋頻裁錦雁，湘雲接吟道：

香未燼金猊，良會歡巾舄。

黛玉道：「大家詩興也有些闌珊了，這裡已湊成二十多韻，就結了罷。」香菱道：「這結句讓我效勞。」便接吟道：清游拓畛畦，蓬山原咫尺。

長記此攀躋。

眾人都道：只兩三句，把全篇的意思都收得住。他苦心學詩，真讓他學成了，將來還要青出於藍呢。少時，迎春寫完。

黛玉細數了，恰有三十韻，笑道：「這也巧極了，剛和那年中秋之作是一樣的，可倒是一氣呵成。明天給妙師父看看，問他還能再續不能呢？」大家又靠著欄杆，看了一回月亮，迎春道：

「夜深了，明兒還要玩呢，咱們各自家去罷。」寶玉道：「那兩隻船還靠在這裡，咱們一起坐船去，在船上也好說話。」晴釧鵑麝忙都上來歸著東西，侍女們攙著釵黛諸人下了閣，從月亮地走去，只像一片白玻璃世界。寶玉見眾人俱已上船，便命先送迎春、湘雲、香菱三人至瑤林仙館近處，看他們上去，然後同回留春院。

正在走著，寶玉怕釵黛二人又將他關出，一溜煙的飛跑進院。晴雯在後頭跟不上，忙道：「二爺忙什麼，看摔著！」寶玉那裡聽見，等釵黛緩緩進屋，寶玉已在炕上盤腿坐定。金釧兒笑道：「二爺還忘不了做和尚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來扮個天女散花。」金釧兒把小嘴一撇道：「我也配！」晴雯紫鵑忙著替釵黛卸妝。寶玉便下來，在鏡台旁坐下，兩邊看看，笑對黛玉道：「今兒玩得很有趣，怎能夠天天這樣才好。」黛玉道：「凡事難得遇見的，才有意思。不要說天天這樣逛，只要連逛上十天，你也要膩了呢。」寶釵道：「新近我們在大觀園也逛過幾次，總沒有今天暢快。也為的這裡不大來，有些新鮮勁兒。

「寶玉笑道：「別提了，你們請的什麼乩？我到那裡明明見著你們，只不能說話，那才憋悶呢！只可借著那桿乩筆胡亂寫寫，我要把姐姐背地的事都寫了出來，又怕姐姐著惱。」寶釵啐了一口。黛玉卸妝完了，笑對晴雯紫鵑道：「你們還把二爺請過去罷。」寶玉道：「今兒說什麼我也是不去的。」黛玉道：「既不去，就得安安靜靜的，不許混鬧。若再像昨兒晚上那麼鬧法，我和姐姐可找雲兒去了，讓你一個人橫反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又是姐姐，又是妹妹，我一個人怎麼取鬧。你怎麼說我都聽，這還不可以麼？」晴雯紫鵑鋪好了炕，自過那屋去，也安排睡下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寶玉、寶釵、黛玉起來梳洗了，同至賈母處，正遇著鳳姐尤二姐。賈母見寶

玉上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倒會尋樂，昨晚上什麼時候散的？鳳丫頭和鴛鴦回來已近二更多天，說你們還做詩呢，還不要做到大天亮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們到了家，也只剛過子牌，還不算很晚。」尤二姐道：「昨兒我和姐姐先回來，一到家，累得什麼似的。虧你們走了一天，還坐了大半夜，真是好精神。」賈母道：「昨晚上那麼好的月亮，也難怪你們貪玩。往後若做詩，還是白天做罷，那小瓊華地勢太高，又臨水，夜深了最容易著涼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寶兄弟，昨兒你們玩的那麼熱鬧，也不請請老太太，今兒可要罰你。只在你們留春院好生弄點吃食，請老太太姑太太到那裡鬥個小牌，連帶替寶妹妹史妹妹餞行，你願意麼」寶玉道：「這是求之不得的，有什麼不願意呢。可還得鳳姐姐當提調。」鳳姐道：「那都好辦。」賈母道：「寶丫頭還沒見他寄爹呢，等一會，你們三個人去見見姑老爺，就勢請姑太太早些來罷。」寶玉答應著，又再三叮囑鳳姐，想些賈母可吃的菜，吩咐廚房去做。一面自去指點晴雯紫鵑等收拾屋子。

好一會，方同釵黛二人往絳珠宮去見林如海夫婦。林公早已聽賈夫人聽說過寶釵拜認義女之事，見了定釵，也深喜他溫柔穩重。先問他那天做的菊花詩，寶釵默寫呈閱，林公甚為贊美。又問寶釵有無全稿，寶釵道：「閨閣中作詩，本不是正經事，所以從未留稿。」林公更喜道：「究竟是名門，家教不同。「一時又問起薛家近來景況，寶釵將前此屢次虧耗家道中落，近兩年才漸次復業，大概說了一遍。林公道：「我在江淮多年，常聽人說起，你們府上從先三次接駕，有的錢就很不少。至今還落下一種口號，說是『豐年好大雪，珍珠如土金如鐵』。想不到沒多少年，也耗空了。總算還有些底子，趁此收束收束，留個吃飯的退步，這還是好的呢。」寶釵又提起懺度薛蟠之事，向林公再三稱謝。林公笑道：「我雖沒見過蟠世兄，聽他們說起，倒是個血性人。從前那些事，都是為家財所累，若不是家道中落，他還未必回頭。所以，馬援說的『賢而多財，則損其志；愚而多財，則益其禍。』真是至理名言。」

正說著，賈夫人打發丫環來請姑奶奶，便又至賈夫人處。

原來賈夫人手下丫環媳婦們，稱呼寶釵黛玉一樣都是姑奶奶，並無分別。賈夫人待寶釵也同黛玉一樣。當下見寶釵進來，便命擺上點心，讓他們三人吃些。林公又打發人拿著給寶釵的見面禮，先給賈夫人看。一件是趙文淑銘刻的眉紋歙石硯，一件是管仲姬畫的蘭竹立軸，還有兩件是水晶筆洗、白玉鎮尺。賈夫人笑道：「你們沒帶人，自己拿回去怪累贅的，還是打發人送去罷。」寶釵站起謝了。寶玉又傳述賈母的話，諄請了賈夫人，方同釵黛回來。

一路走著，寶玉笑道：「我在家裡，一出門不是坐車便是騎馬，還帶著管事小廝們，前引後跟，鬧那一套無謂的排場。

如今地奔慣了，倒覺得這麼著舒服，可見什麼事都是個習慣。

「黛玉道：「我從先那走過這麼遠的路，只從瀟湘館走到沁芳亭就有些累了。昨兒跟著老太太的轎子，直走了大半個園子，又都是高高低低的山路，倒也沒有什麼。」寶釵道：「人的身子本是要運用的，越不運用，就越發懶了。我這兩年在家裡，也是走馬燈似的，一會到上房，一會到議事廳，天天累慣了，倒不大生病。」說話間，已走至赤霞宮門外，迎面遇著尤三姐，黛玉道：「三姐姐上那裡去？」尤三姐道：「我到『秋悲司』找個人說話。」黛玉道：「午後請早點到我們那裡，老太太說昨兒三姐姐輸了，要讓你翻本呢。」尤三姐笑道：「我就回來的。」說著便自去了。

寶玉和釵黛二人進了赤霞宮，先至賈母處回話。賈母和寶釵說著話，寶玉先回園子去，看晴鵑等佈置好了沒有。又另約了賈珠、湘蓮、秦鍾在含暉水閣聽曲小宴，也親自去佈置一番。

到了午後，賈夫人來了，在賈母上房坐了一會。鳳姐預備了藤轎，候賈母賈夫人坐上，自己和尤二姐、鴛鴦、翡翠也隨同向留春院而來。走過那一帶花障，見兩面木香、薔薇紅紅白白，開得正盛，把竹障子全遮滿了。鳳姐尤二姐各自彩了幾朵，簪在鬢上。

剛走進月亮門，釵黛二人已接了出來，在碧桃花下站著。

黛玉道：「老太太今兒真早，歇中覺了沒有？」賈母笑道：「我剛歇著，姑太太就來了。」一面說話，已走到屋裡。只見那明間正面擺著兩幾兩榻，是預備賈母賈夫人坐的。兩旁各人坐位，俱是一張小幾，一張椅子，幾上都陳列著爐瓶三事。轉過博古簾子，另有一間精室，桌上骰盆牌盒俱已擺齊。鳳姐笑道：

「寶兄弟真會孝順，連牌都預備下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們帶了錢沒有？回頭輸了，又要賴賬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我准知道老祖宗要贏定了，我的人沒來錢就來了，那不是麼？」眾人瞧那方幾上，果然放著一串青錢。賈母笑道：「我到不想贏你的，昨兒那一場三姨兒輸多了，你吐出些還他就得了。「鳳姐笑道：

「回頭我要輸到老祖宗手裡，可要我的錢不要呢？」正在說笑，湘雲香菱先來了。黛玉笑對湘雲道：「今兒你也是正客，怎麼這時候才來。」湘雲道：「剛才和菱姑娘到山上延青閣去坐了一會兒，其實也不算晚，還有比我們到在後頭的呢！」黛玉道：「早上我和三姨兒碰見，還約他早來湊手的，論理也該來了。」尤二姐道：「他也是急性子，不會在家裡磨蹭的，別走錯了路罷。」

話猶未了，尤三姐已同迎春進來。先見了賈母賈夫人，又笑向黛玉道：「這裡的路七岔子八岔子的，我要到這兒來，倒走到二姐姐那裡去了。」香菱道：「這園子本來山路太多，我們住在這裡，也常常走錯了的。」迎春道：「寶兄弟呢，今兒做主人還不在家裡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他陪珠大哥柳二爺在含暉閣聽曲子呢。知道老太太來了，就要回來的。

「一時果見寶玉同晴雯說說笑笑的進來，見過了賈母，笑向黛玉道：「還不張羅給老太太湊牌麼？」鳳姐笑道：「這倒不用你操心，我們也是才夠手，不然早就鬥上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既是寶玉張羅了一回，咱們閒坐著做什麼，也就上場罷。」於是賈母、賈夫人、鳳姐、尤三姐、鴛鴦在那屋裡鬥牌，尤二姐在一旁看著，當下便告么合鬥起來。

黛玉讓迎春、湘雲、香菱過這邊屋裡坐，寶玉寶釵也同著過來，大家說些閒話。寶玉取出昨兒晚上聯句的詩，和湘雲香菱等同看，彼此互相評論。迎春道：「這裡頭還是薛林史三位擅場，其次就算菱嫂子，若評起甲乙，只怕寶兄弟又要落第了。

「寶玉笑道：「我本是落第慣了的，聯句非我所長，更不用說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尤家二姐姐向來不會做詩的，居然也謅出一兩句來，若認真做去，三兩年工夫也許

趕上菱姑娘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們閨閣中做詩不過是個玩意，就好了能當得什麼？其實都是用不著的。只要認得幾個字，能夠寫寫信、記記賬，再高點看看《列女傳》也就夠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寶姐姐總有些頭巾氣，古來《國風》就是婦人女子的詩居多，

怎見得閨閣中人便不許做詩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最恨的是那些紗帽詩，不是恭維他這個升官，就是恭維那個做壽。拿給他的朋友了，大家又恭維他一陣，他自己便自命為詩人了。今兒上毛廁做一首詩，也要人和；明兒洗澡作一首詩，更要人和。

若看他洗澡那首詩，一點也不切洗澡，倒有點毛廁的味，這種詩大可不作。

若是你們閨閣的詩，不管好歹總是性情中出來的，怎麼倒不該做？這話我也不服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這話原也不錯，只是罵得世人太苦了，還該存點忠厚才是。」湘雲道：「按古義說起來，詩是各言其志的，所以各人有

各人的話，如今的人開口就是無所謂，閉口就是不相干，這種人還有志趣可言麼？做起詩來，無非拿古人詩本啃了又啃，嚼了又嚼，就做好了，也不是他的詩，何況還做不好呢！」大家只顧談詩，侍女們掌上燈來也不曾理會。

一時黛玉進來道：「你們還在這裡高談，外面都擺飯了。「這才一同出去，賈母賈夫人和鳳姐諸人先已入坐。前面抱廈游廊都點上各色紗燈，院中海棠、碧桃、玉蘭各樹也在花枝上分綴燈彩，照得滿院光明如晝。寶玉陪眾人入席坐了，又命侍女們另取玉壺玉盞，從賈母賈夫人起，挨次都敬了酒。席上正行那擊鼓傳花的令，鼓聲鼕鼕，與眾人談笑之聲相間並作。寶玉抽空便又去含暉閣招呼賈珠、湘蓮、秦鍾諸人，那裡猜枚行令，按拍聽歌，與此間行樂卻又不同。賈母坐至半席，傳花鼓歇，忽聽得隱隱弦管之聲，笑問道：「隔壁是什麼人家？在那裡唱戲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那是人家唱戲，珠大爺柳二爺他們在那邊水榭裡聽曲子呢。」賈母道：「有他們樂的，咱們也叫了來，大家樂樂罷。」黛玉忙叫晴雯到那邊去，吩咐芳官藕官諸人唱完了過來，老太太也要聽呢。

等了一會，芳官藕官帶著幾個侍女進來，都請了安。黛玉便請賈母賈夫人點唱，賈母點了《遊園》，賈夫人點了《喬醋》，即在抱廈中坐唱。絲管徐調，珠喉流利，真有遏雲裂石之音。

少時，月亮上來，賈母命將各處燈彩熄了。更覺清光澄澈，滿院的花光月影，都向窗子裡飛射進來。湘雲聽唱到《喬醋》，笑對鳳姐道：「你看人家真是會醋的，這樣吃醋倒不討厭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姑太太點這出是有意思的，要叫寶妹妹林妹妹看著，別弄假成真，耍出醋罐子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誰都像你呢！」大家笑了一陣。賈母笑向湘雲道：「這裡多麼熱鬧，你也捨得走麼？橫豎你是個閒人，儘管多住幾天，讓寶丫頭先回去罷。」鳳姐黛玉也幫著賈母再三留他。不知湘雲肯否暫留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